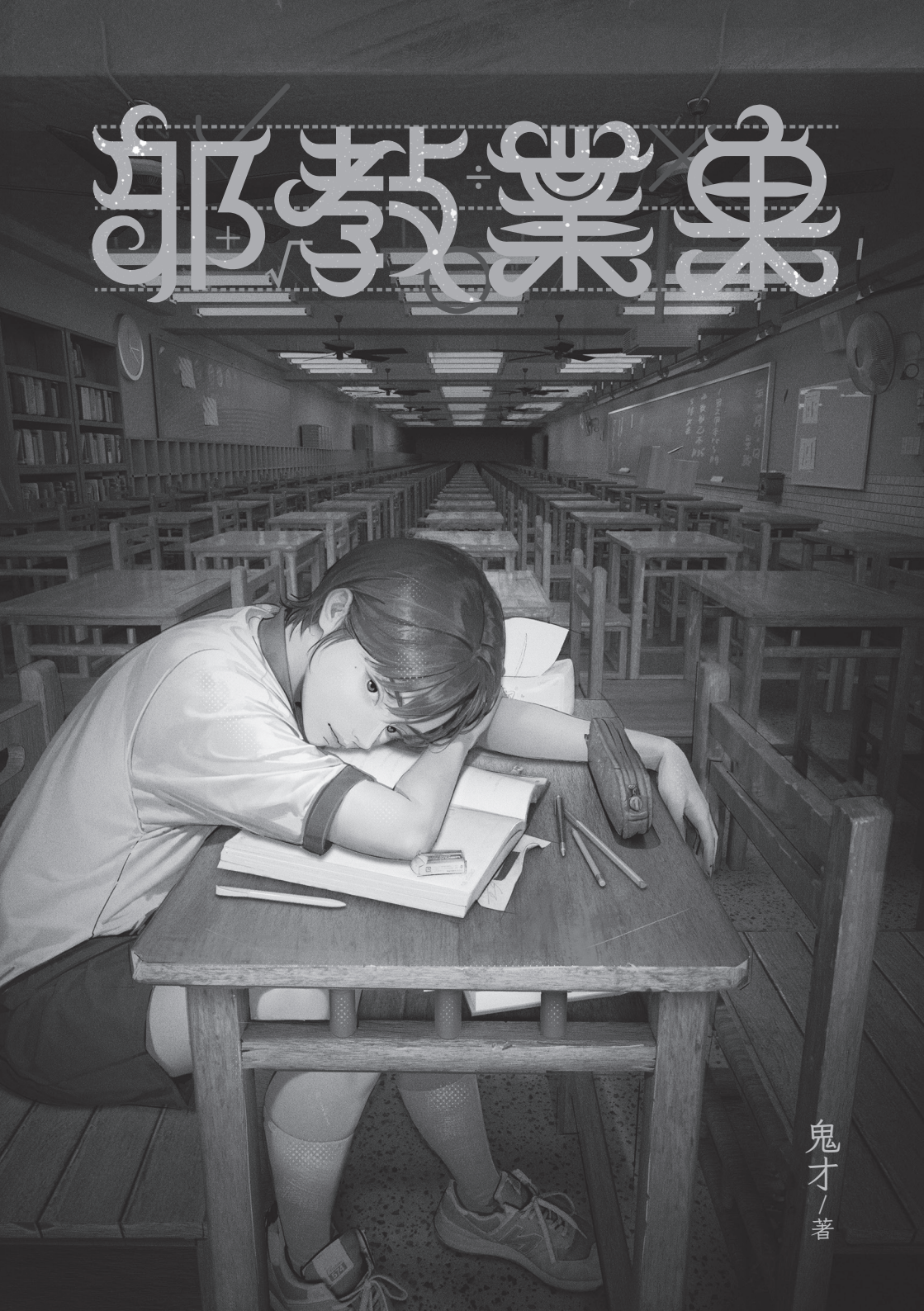
邪教業果



鬼才／著

序

無數台巨型印刷機在工廠裡高速運轉，縱橫交錯的生產線構築成複雜迷宮，白色紙卷彷彿巨大棉花糖在軸心上飛快自轉，低鳴聲在場內持續迴盪。後端的夾報鍊宛如雲霄飛車的軌道上升下落，將剛印好的報紙送往打包區，熱騰騰的紙張在這裡堆壓成一塊塊的報磚。

外包裝區的員工將棧板上包好膜的成堆報磚一一送上貨車，外頭天色才正要點亮，貨車準備出發。

幾名戴著帽子的陌生人突然出現在廠房外，身穿鼓起的夾克背心，看不太出身形，他們翻進外包裝區，穿過鐵捲門來到工作人員的後方。

忙碌的打包人員第一時間沒有發現他們，直到其中一人瞥見時，他們已經拉下拉鍊，露出內層口袋裡的酒瓶，瓶口塞著布條。

坐在角落辦公桌的組長也發現這群外來者，趕緊起身怒斥，同時瞥見那些瓶子，立刻意識到他們打算做什麼，臉色不變。

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過去時，瓶口的布條已經被他們用打火機點燃，炙熱的火

焰同時也點燃工作人員心中的恐懼，紛紛驚慌地從他們面前逃開，就怕被砸中，整個外包裝區迅速淨空。

這些外來者使勁扔出手上的酒瓶，瓶身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，撞擊機台立刻破裂，以汽油為主的燃料大面積擴散，火焰攀附在表面游移，機台和報紙霎時被火勢籠罩，塑膠燃燒的高溫濃煙直撲而來。

「頂樓集體自殺？他殺？警方不排除邪教涉案。」紙頁上的頭條起了焦黑皺褶，棧板上的報磚轉眼就成了怒氣沖天的火柱。

最後才逃出廠房的組長被濃煙刺得快睜不開眼睛，他一邊流淚一邊派人守住警衛室和出入口，不讓這些犯案人離開。

幾分鐘後，他的視線稍微恢復正常，環顧四周時卻沒看到身穿夾克的人，接著望向廠房，那幾個外來者在濃霧中手牽著手，緩慢往前方的怒火走去。

火舌點燃他們身上的衣著和帽子，焦煙從衣領裡竄出，但他們絲毫不受影響，堅定地繼續前行。組長驚愕地瞪著眼前的畫面，高溫產生的視線模糊讓他以為是錯覺。

濃煙完全吞噬縱火者的背影。

1

早上六點響鈴的鬧鐘，睽違兩個月再次發出綿密的清脆噪音。

楊瑞霖假裝不耐煩地按掉鬧鐘，立刻走進隔壁浴室梳洗換衣服。老舊的磁磚貼壁散發微微的霉味，制服已經摺好放在洗衣機上面。他刷牙時盯著鏡中那不怎麼帥的笨小孩，嘴角竟然有些笑意？

一個即將邁入國三，課業繁重的學生怎麼能期待開學呢？這種心情如果承認那就太沒出息了，楊瑞霖故作不滿地吐掉泡沫，迅速套上制服，背起昨天準備好的書包，以稍微輕快的步伐離開加蓋的鐵皮屋房間。

從二樓通往一樓的樓梯是天堂與地獄的紐帶，出門時必須經過一次考驗，回家則是第二次考驗，楊瑞霖在梯前轉換態勢，躡手躡腳地往下慢踩，透過一二樓之間的縫隙觀察客廳情形。

沙發上沒有人，外頭貨車還在，這代表父親在房間裡睡覺。

他暗自鬆了一口氣，雖然開學後就不必幫父親工作，但過去兩個月培養起來的警覺性仍在腦中嗡嗡作響。

楊瑞霖憋住氣，走向酒味和菸味堆積的沙發，照慣例從桌上的錢包抽出一百元——有時是兩百元，取決於父親昨日的心情或錢包厚度——並盡可能讓錢包維持在原本的放置角度。

他的每個動作都放到最輕，包括開門和穿鞋，再從貨車和牆壁之間的狹窄通道鑽離車庫。暖和的陽光灑下，這是自由的味道。

作為一名學生，應理所當然地痛恨開學，楊瑞霖努力想維持那份叛逆，但走在熟悉的街道時，心情卻越來越雀躍。想跟許久不見的同學聊天，想去福利社，也想趁上課時偷看小說，更懷念下課後毫無意義的打打鬧鬧。

比起其他同學的寒暑假，上課相對而言很公平，至少沒人能在學期間去北海道滑雪，或是去美國大峽谷看駱駝，楊瑞霖不確定大峽谷有沒有駱駝，這似乎是一個奇怪的聯想，肯定又是徐志偉的另一個胡說八道。

熟悉的鐵板香味飄來，還有另一個熟悉的背影也在早餐店裡。

「誒！陳……」他還沒說完，陳祐銓老遠就聽到腳步聲，轉頭斜眼看他。

「好久不見。」

「四十八小時沒見，真的很久嘿。」楊瑞霖點了平常習慣吃的起司蛋餅跟培根吐司，慶祝開學第一天奶茶改大杯。

「免記這個，會吐。」陳祐銓假裝乾嘔。

陳祐銓的台語依然道地，跟他老爸一樣的腔調，還有微矮微胖的身形也是同個模子印出來，只是等比例縮小。他們偶爾會在這間早餐店巧遇，楊瑞霖比較喜歡這間的烤吐司，如果要買鐵板麵會去學校附近那間，陳祐銓早上趕著打球就會在這間提早買，邊走邊吃。

客人來來去去，穿著制服的人變多了，他們都頂著屬於這個時代的大平頭，遵從不曾改變的規範，那些遊走空白地帶的小配飾在逐漸自由的風氣下苦苦掙扎。

楊瑞霖看過書包上的別針徽章、NBA手腕護具、動畫貼紙、彩鑽髮夾、花色襪子，幾乎每半年就會出現一批新東西挑戰白紙黑字的規範，有時成功拉高上限，有時踩到大人的腦神經。

但以上挑戰完全不適用陳祐銓脖子上的紅色平安符，楊瑞霖看他從一年級戴到現在，不曾被糾正過。換做其他宗教物品也能順利通行嗎？

兩人一邊閒聊電玩雜誌的新消息一邊走去學校，校門口的警衛依然是有些年邁的王阿伯，暑假兩個月過去，他的腰似乎又更彎了一些。楊瑞霖記得第一天入學時就有警衛要換人的風聲，一傳就傳了三年。

王阿伯親切地向每位同學打招呼，在他眼裡似乎每個學生都是天使，起碼這點就比學校裡的某些老師好，楊瑞霖心裡如此想著。

「詼！是角頭囝仔詼！」坐在位置上的徐志偉第一眼就捕捉到剛進門的陳祐銓，立

刻高聲疾呼，掀起一陣稀稀落落的笑聲。

楊瑞霖放好書包，拿出暑輔時藏在抽屜的漫畫，一邊吃早餐一邊聽徐志偉殺豬般的慘叫，這個味道真是對極了。

久違的同學們一一進入教室，寒暄四起，趁著短暫的空檔分享各自的暑假見聞。楊瑞霖想專注在漫畫裡，卻還是不自覺地豎起耳朵聽故事。別人的人生總是特別有趣。

「你也有去六福村！」幾個女學生圍成一圈，七嘴八舌地閒聊，其中一人高聲驚呼：「那你有搭風火輪嗎？」

「那個看起來超可怕耶？我不敢！你有搭嗎？」

教室氣氛越來越熱絡，直到鐘聲突兀地響起，楊瑞霖的心情突然一沉，規律的生活又要開始了，這時他才意識到，所謂令人期待的校園生活，其實也包含那漫長的四十五分鐘上課時間，以及寫不完的考卷、念不完的書、挨不完的打。

坐在角落辦公桌的葉金達仍振筆疾書，晚了五分鐘才走上講台，立刻寫起黑板。

「各位同學早安，恭喜你們順利升上國三。」他放下粉筆，轉身看著底下這群小毛頭，莫名地語重心長，「這是你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，也是即將面對聯考的一年！以前都看學長姐掙扎，現在輪到你們了哦！」

教室裡發出大小不一的哀號，還有同學抱怨開學第一天聽這個太沉重。

「班導最常跟各位說什麼？志偉來，你說。」葉金達輕推方框眼鏡，年紀以教職來

說尚輕，聲音渾厚有力。

「做任何事情都要拚盡全……力！」徐志偉故意拉長尾音，稍長的瀏海已經是陳祐銓親手抓過的形狀。

「學校每次活動，班導都只要求各位要出全力，結果如何我們不能掌握，但至少問心無愧！看著大家一路成長，班導我都看在眼裡，也很欣慰，現在你們最大的挑戰要來了。」葉金達看著台下那一張張稚嫩的面孔，心裡有些小激動，或許是帶過的班級還不夠多，但他相當珍惜這樣的時刻。

「還沒開始努力，或努力不夠的，現在都來得及，不管你現在班排名在哪，都有機會在最後一年衝上來，以前班導有一個同學，平常都跟政順一樣，懶懶散散的，排名也不怎麼樣，可是在最後半年，他認真安排自己的讀書計畫，就像突然開竅一樣，後來也順利考上建中喔！」

坐在第一排的政順立刻被旁邊的同學嘲笑，他也立刻以中指還擊。

接著班導一掌拍在黑板上，掃視眾人，「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最後一屆聯考生，明年就改考基測了，但班導要告訴大家，這時候考聯考其實是好的哦！各科目的老師都很熟悉聯考要考什麼，你們的準備方向絕對不會錯！但如果是基測，很抱歉！老師也跟學生一樣都在摸索，大家都是教育部的白老鼠，很多事情我們不能掌握，可是聯考呢，只要好好準備，該你的就會是你的，好嗎？」